

楔子

安陽陸府的一處院落裡，傳來女子嗚咽的哭聲，聞者無不鼻酸淚下。

陸家在安陽已扎根五代，是當地的老望族了，陸家出過狀元郎，在前朝當過官，雖只是五品文官，也算是光耀門楣。

現時的當家老爺陸忠賢年輕時曾在京城闖蕩，做了一些生意買賣，回到老家安陽購置了不少田地房產，如今靠著收租，生活倒也過得十分充裕富足。

陸忠賢有兩個女兒，分別是亡妻所生的長女陸詩妍，以及繼室趙氏所生的次女陸詩媚。

陸詩妍一出生便跟淮城富賈靳家的獨子靳雪鴻訂了親，眼見著婚期在即，可是在一趟前往景安城的旅途中，她乘坐的馬車意外翻落山坡，同行的車夫跟丫鬟傷重不治，而她被路過的商隊發現時也已奄奄一息。

商隊由在馬車上發現的一只箱子看見了安陽陸府的印記，才得知昏迷不醒的她是安陽陸家的人，要不是有此貴人，恐怕她如今已是山坡下的一具冰冷屍體。

只是她人是救回來了，卻一直昏迷不醒，脈象微弱。

看著她遭遇如此橫禍，趙氏跟陸詩媚哭得憂心斷腸。

「嗚嗚……詩妍啊，妳醒醒，醒醒……」

「姊姊，拜託妳醒醒呀！」

「孫大夫，求求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我女兒……」陸忠賢眼眶裡閃著哀切的淚光，聲聲央求道。

孫大夫無奈又歉疚的搖了搖頭。「陸老爺，老夫……無力回天呀。」

趙氏腳步踉蹌，差一點摔在孫大夫跟前，哭著問道：「孫大夫，詩妍她……她再也醒不來了嗎？」

孫大夫面有難色，欲言又止，「這……」

「孫大夫，真的沒法子了嗎？」陸忠賢也不願就此放棄希望。「不管要花多少銀兩都沒關係，只要詩妍能醒來就好。」

「陸老爺，不是老夫不救，而是……」孫大夫再看了一眼頭上纏著十幾圈紗布的陸詩妍，又是一聲長嘆。「老夫就坦白的說吧，大小姐的頭部遭到重創，醒來的機會微乎其微，或許就這麼一睡不起了。」

陸忠賢聽了，猶如五雷轟頂般倒退了兩步。

身後的僕人趕緊上前攙扶住他，勸慰地道：「老爺，保重身體啊。」

聽了孫大夫這番話，趙氏「哇」的一聲，哭得更撕心裂肺了。「詩妍，我可憐的女兒……」她來到床邊，緊緊握住陸詩妍的手。「妳醒醒呀，詩妍，妳這麼一睡不起，教我跟妳爹如何承受？妳醒醒，詩妍，娘……娘捱不住這痛呀！」

「娘……」陸詩媚捱著趙氏，在一旁不停地拭淚。「娘，您別太傷心，要保重身子。」

「詩妍她、她……」趙氏哭得像是要岔氣了似的。「我苦命的孩子，妳不該去，不該去啊！」

「娘……」陸詩媚安慰道：「姊姊吉人天相，一定會醒的。」

趙氏聽著，瞥了她一眼，繼續放聲痛哭。

第 1 章

在一陣翻滾中，陸詩妍摔出了馬車外，落在一塊大石上，她勉強地睜開眼睛，鮮血流得她滿臉，也流進了她的眼裡。

四野靜寂，聽不見任何聲響，馬不嘶，人亦不語。

「老……老馬……碧、碧……」她試著呼喚車夫老馬跟丫鬟碧水，他們卻沒有回應。

她感覺到身體變得很虛弱，生命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，她意識到自己即將走向生命的盡頭。

她應該聽父親的話的，如果她不出門，事情就不會變成這樣。

「老馬……碧水……對、對不起……」她流下悔恨的眼淚，和著鮮血，一行行地滑落。

她的視線漸漸變得模糊，卻又能清楚地看見那輪高掛在天上的明月。

今晚的月亮不是顆蛋黃，而是顆血色的夜明珠。

這是她第一次看到這麼紅的月亮，但或許也是最後一次了。

她的身體好疼、好冷，慢慢的，她失去了意識，墜入無邊無際的黑暗中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她隱隱約約的聽見細碎而模糊的聲音，有人在說話，聲音很急促。

有人來救她了嗎？她……她有救了嗎？

她努力的睜開眼睛，甚至試著要發出聲音，「呃……」

「妳這傻丫頭！居然想上吊輕生？妳想讓爹娘也跟著上吊嗎？」

陸詩妍幽幽轉醒，仍有些模糊的視線裡有兩張氣急敗壞的陌生臉龐，她呆了一下，嚴厲訓斥她的，是個年約五十的男人，身形有點瘦削。

她想問一聲「你是誰啊」，可是她的喉嚨好痛，讓她發不出聲音來。

「麗平呀，那金老闆年紀是大了點，可身體還硬朗得很，雖說是委屈了妳，但妳至於尋死嗎？」這會兒開口的是一旁身材豐腴的婦人。

她又是哪位？還有，她口中的麗平是誰？誰又是金老闆？尋死？誰尋死了？她的腦袋裡瞬間出現了好多疑問。

她清楚記得她乘坐的馬車在前往景安城的山路上翻車，然後一陣翻滾，她、碧水跟老馬連人帶車翻落到山坳……對了，她現在究竟在何處？她不是還在那山坳裡嗎？

不對，這不是山坳，是一間陌生的房間。

「逼……逼……」她艱難地想發出聲音，「逼……雖……撈馬……」

看似是夫妻的中年男女皆是一臉疑惑的看著她，那名婦人問道：「什麼？妳說什麼？」

「他們……栽、栽哪兒？」

「麗平，妳究竟在說什麼？」婦人焦急地看向丈夫。「孩子的爹，她是不是昏頭了？要不要叫大夫？」

「請什麼大夫！她不是好好的嗎？」男人不以為然地道，「咱們向家現在是什麼景況，哪有閒錢請大夫？」

向家在景安城是有點名氣的古董商，原本生意也是不錯的，只可惜出了差池，如今已卸匾關店。

「可是麗平她……」向夫人不放心地看著女兒，咬了咬唇。

陸詩妍也是迷惘又困惑地望著兩人，她很努力的想理解他們的話，卻仍舊一頭霧水。

咱們向家？這兩夫婦姓向？他們是誰？為什麼跟她說話時的語氣，像是……像是爹娘對女兒說話般？她爹娘呢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你……你們是誰？」陸詩妍努力讓咬字更清楚一些。

兩人一怔，瞪大眼睛的瞅著她。

「我們是誰？！麗平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向夫人驚慌的抓住女兒的手，哭道：「閨女啊，妳是真瘋還是賣傻？別嚇娘啊！」

「閨女？」陸詩妍秀眉一擰，滿腹疑惑地看著向夫人。

這時，她的眼角餘光瞥見房裡另一側的鏡臺，鏡子映照出一張她從不曾見過的面孔，她的心猛地一驚。

「我……是誰？」她瞪大眼睛問著眼前的這對夫婦，「我是誰？！」

「妳……」向夫人先是一頓，然後滿臉憂愁地道：「妳是向麗平，我們的親閨女呀！」

不不不，她是陸詩妍，安陽陸家的陸詩妍！

突地，她感到一陣暈眩，再度失去了意識。

此時，陸詩妍以向麗平的身分，押著由一頭騾子拉著、堆滿各式值錢或不值錢的古董的板車，跟老管家費管家前往城裡新開不久的「萬寶齋」。

她怎麼都想不到自己出事後，魂魄竟會附到向麗平身上，從此有了全新的人生及開始。

她不是沒想過回到陸家，可她能拿什麼理由離開，說出事實不是被當瘋了，就是被當妖物，而且徒增向家夫婦的傷心……如此一想她回去的心思就壓抑住了，也不敢提起這種離奇的事。

向家本在景安城從事古董買賣，向老爺一時貪心不察，收購了一批來路不明的古董，原以為撿到了便宜，卻沒想到這些古董中有幾件是等級極差的淘汰劣品，其餘的都是作工還算精細的贗品，不細看還真看不出來。

古董售出後，客人發現買到了劣品及贗品，氣得上門理論，此事外揚，向家古董店聲譽受損，一夕之間便垮了。

為了清償部分貨款，向家遣散了家裡的夥計及僕婢，可是這樣仍是不夠，只好收了金老闆的聘金，就是因為這樣，向麗平必須被迫嫁給年已六十的金老闆做小，才會一時想不開而上吊求死。

她便是聽聞向家古董店要賤賣古董，才會從安陽城出發來到這兒，未料中途發生意外，沒了性命，魂魄仍尋到了這兒來，還上了向麗平的身。

她想，這是天意吧！

向麗平原本死了，可是她附了向麗平的身，向麗平又活了，她的命運已然改變，而她也即將改變向麗平的人生，她絕不嫁金老闆，她還要把向氏古董店的招牌重新扛起來。

為了周轉變現，向家必須先將一些真品賣掉，結清債務，才能再慢慢去收購一些古董買賣，從中獲取價差。

她想，以她在古董鑑別上的卓越能力，一定能讓向家東山再起。

思忖著，他們已經來到萬寶齋。

萬寶齋位在景安城大街最熱鬧的一段，三間門面的大店鋪，朱紅色大門，氣派體面。

費管家說萬寶齋的店東來自淮城，是富可敵國的巨賈，在景安城開業月餘，據說月營收已近兩萬兩銀，財力驚人。

「費管家，咱們先進去打個照面。」說完，她請萬寶齋門口的夥計幫她看著板車，便領著費管家走了進去。

店內人聲鼎沸，各個朝奉櫃臺前都有典當賣物的客人，還有不少客人坐在邊上候著，夥計們正熱絡的端茶送水，又有一些好事好奇的客人湊在櫃臺前欣賞著別人家的物件，順道品頭論足一番。

她不知找誰說話，只得隨便挑了一個櫃臺湊了過去。

櫃臺後方坐著一名年約二十多的年輕朝奉，正拿著一名客人拿來賣的瓷瓶，翻來倒去的端詳著。

鑑定古瓷器主要從款式、造型、紋飾和胎釉特徵方面下手，根據款式來確定瓷器新舊及真偽，是鑑別工作中重要的一個環節。

那客人一臉小心翼翼地道：「我這瓷瓶可是大朝康平年間的官窯所出，你給瞧瞧那上面的花鳥字體，可都是少見的精緻呀！」

那年輕朝奉看了看，點點頭道：「確實精緻華美……」

「你可得給個好價錢，這瓷瓶已有兩百年歷史，可是我家的傳家寶，要不是有急需，是打死都不賣的。」客人說道。

「唔……」年輕朝奉思索著，有點疑慮，「貴客請等等，我請大掌櫃過來過個眼。」客人臉色一沉。「若你們不要這瓷瓶，我可拿到大街另一頭的九珍軒去了。」

「這……」年輕朝奉一聽，有點慌了。

陸詩妍在一旁看著，那瓷瓶上頭的花鳥字體確實精美，橫、豎、撇、捺、勾、挑、點等的特徵俱全，釉色也十分鮮豔華美，不過當那年輕朝奉將瓶倒過來之時，她注意到這瓷瓶圈足屬於寬幅，這就表示瓷瓶並非大朝康平年間所出。

於是，她走上前，問道：「可以讓我過個眼嗎？」

朝奉愣了一下，男人也愣住。

「姑娘，妳是……」

「家父正想找一只大朝康平年間的瓷器收藏，可否讓小女子瞧瞧這物件？」她隨口胡謔。

年輕朝奉看著那前來典當的客人，問道：「爺，你說好嗎？」

客人瞧了她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，萬寶齋不收，我賣別人也行。」

有了客人的同意，年輕朝奉便將瓷瓶小心翼翼的遞出。

陸詩妍小心反覆地確認，思索時，不自覺伸出右手食指搓弄著微微糾結的眉心。須臾，她確認了自己方才的初判。

「這只瓷瓶並非大朝康平年間的官窯所出。」她篤定地道。

此話一出，客人及年輕朝奉都愣住了。

「妳……」客人不悅地看著她。「妳是誰？憑什麼說我的瓷瓶不是大朝康平年間所出？」

她沉靜一笑。「大朝康平年間官窯所出的瓷器，圈足屬於窄幅，底心內凹，器身薄透，也因此保存不易，多有毀損。」

聽到她這麼一解釋，年輕朝奉不禁露出驚訝表情。

「物以稀為貴。」陸詩妍續道：「因為罕有，這些瓷器全都進了宮中，難以外流。」

「妳這是說我的瓷瓶是假貨？」客人憤怒地質問道。

「不。」她道，「依我看，這瓶確實是官窯所出，但這形制屬於新朝的物件，不過二十來年的時間，數量極多，常用來打賞文武百官，但一般來說只是尋常日常物件，並非可供收藏的珍寶。」

年輕朝奉一驚。「姑娘，妳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「不假。」陸詩妍很有自信地道，「若不信，可請貴寶號的其他朝奉或大掌櫃前來鑑別。」

那客人聽見她這麼說，一把將瓷瓶搶回來，氣沖沖地道：「哼！我不賣了！臭丫頭，妳給我記著！」他將瓷瓶收入盒中，旋身離去。

離去之時，那人差點兒撞上費管家，費管家看了他一眼，露出疑惑的神情，那人瞥了他一眼，眼神有點閃爍。

費管家皺起眉頭，仍在思索著什麼，可那人已邁開步子，飛也似的離開了。

年輕朝奉想起自己差點高估買價，不禁鬆了一口氣，抱拳一揖。「姑娘及時指正，康寧在此謝過。」

「好說。」陸詩妍點頭一笑。「區區小事，不足掛齒。」

「姑娘好眼力。」這時，傳來了男子不疾不徐、低沉又迷人的聲音。

新鋪子萬寶齋在景安城開張，從無到有，都是靳雪鴻一手策劃推動，為求慎重，他亦親自坐鎮。

他乃是淮城鉅富靳長東的獨子，年二十有五，他自幼學商，十六歲便已能獨當一面，並開創新局。

人說「老天爺是公平的」這句話，在他身上可一點都不真，他不只家世好、學識

高，還生得一副高挑健碩的身骨及俊逸瀟灑的臉龐，內外兼備，堪稱完美。

他站在簾後，觀看著店內的一切，忽見康寧負責的櫃臺有點小小騷動，只見一名年約十七、八歲的小姑娘正在鑑定著客人帶來典當的瓷瓶。

她眼睛發亮，思索時以食指搓弄著眉心，那動作讓他微微一撼，因為這奇怪的動作讓他想起了一個人，他自幼訂親的未婚妻陸詩妍。

不一會兒，那小姑娘自信滿滿，一一指出瓷瓶年分不符的細節，讓康寧不致錯估物件。

見她年紀輕輕，卻對古董有此見地，靳雪鴻驚豔之餘，腦子裡也出現一個遙遠卻又熟悉的小小身影。

自訂親以來十七個年頭，他只見過陸詩妍一次，那是在她七歲之時。

那年他十四，父親帶著他到安陽陸家做客，還送上一只罕見的蟠龍轉心瓶做為禮物，陸詩妍一見著那只蟠龍轉心瓶，兩顆眼珠子發亮似的直盯著，拿在手中反反覆覆的看著、把玩著，怎麼都不願放下。

她的父親說她自小就喜歡古董，她什麼都有興趣，什麼都愛，都想研究。

靳雪鴻覺得她是個很怪，但也很有趣的小姑娘，尤其她那雙發亮的眼睛更是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但那只蟠龍轉心瓶就在那一天，「毀」在了她手上。

她因為一時的不小心，失手摔碎了轉心瓶，由於太過震愕，她忍不住哭了，身子一個沒站穩，跌跪在地，還因此讓銳利的破片割傷了膝蓋。

當他過去扶起她時，她哭著對他說——

「轉心瓶破了，破了……」

他訝異的看著她，因為她不是因膝蓋的傷哭泣，而是為那無法挽回的轉心瓶。

當年拜訪陸家，他們父子倆在陸家住了幾天，他天天跟她處在一塊兒，她像獻寶似的搬了好多陸家及她自己的寶物給他瞧，還一樣一樣的跟他解說，可是後來的十年間，未再見過她一面。

雖然如此，他卻聽說不少關於她的事。

據傳對古董極為喜愛，用心鑽研的她，這十年來鑑識古董物件的能力更上一層樓了，不只如此，她還親自四處蒐羅，收藏了不少好東西。

他們的婚期已近，他也早就打算好，等成親之後，讓她到萬寶齋來大展長才……拉回心神，靳雪鴻走了出來，毫不吝嗇的讚美道：「姑娘好見識。」

陸詩妍先是疑惑地看著他，隨即瞪大了眼睛，彷彿看見了什麼珍稀的古董，她從沒見過像他這麼俊的男子。

他有一張俊逸的臉龐，端正的五官，還有一雙沉靜的黑眸，他的眼睛充滿了智慧，卻不讓人感到深沉，反倒透著讓人著迷的專注及溫柔。

不知為何，她對他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她好像見過這雙眼睛。

「少東家……」康寧見靳雪鴻過來，眼底有著一抹心虛，他想，方才的情況靳雪鴻應該都看見了。

「多謝姑娘指正，敝店才不至於蒙受損失。」靳雪鴻說道。

陸詩妍微頓，謙虛地道：「不足掛齒。」

「姑娘似乎專精於古董的鑑別，不知師承何人？」

「我只是喜歡鑽研，並未拜師。」

「那便是無師自通了。」他一笑。「姑娘好天分。」

「過獎。」

「對了……」他想起自己未向她表明身分，立刻又道：「在下靳雪鴻，不知姑娘如何稱呼？」

聽見這個名字，陸詩妍不由得又瞪大了眼睛，他居然是她的未婚夫？原來這萬寶齋是靳家開的，原來他現在是這模樣……

難怪她覺得他似曾相識，畢竟她曾在七歲那年見過他，雖說那已是十年前的事，她對他也沒了確實的印象，可她記得他有雙專注而溫柔的眼睛。

十年過去了，她本以為他們會在洞房花燭夜見面，沒想到卻是……她的心一陣揪緊，鼻子酸酸的，有種想哭的感覺。

他應該還不知道她的事吧？若是消息傳到他耳裡，他對於她意外身亡會是什麼感覺？他傷心嗎？他遺憾嗎？還是……他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心情起伏？

見她不說話，只是兩隻眼睛發直的望著自己，靳雪鴻疑惑地輕喚一聲，「姑娘？」她連忙回過神，整了整紊亂的情緒，回道：「向……向麗平。」

他微怔。「向麗平？」

「靳少東家，」費管家走上前來，說道：「我家小姐是向氏古董店的獨生女，相信靳少東家應該耳聞向家的事了吧？」

靳雪鴻微頓，輕輕的點了頭。

為了籌備萬寶齋，他在景安城已經待上半年多了，關於向家的事情，他當然不會不知道。

「今天我家小姐帶著一些物件想讓貴寶號鑑個價，還請幫忙。」有求於人，費管家顯得有些卑微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靳雪鴻一聽，立即喚來大掌櫃康百鳴，也就是見習朝奉康寧的爹。

「康掌櫃，你給估算一下向姑娘帶來的物件，價錢鬆些。」

康百鳴應了一聲，「明白。」隨即領著人出去將車上的東西一件件的搬進店內。

陸詩妍感激地看著靳雪鴻。「多謝少東家幫忙，小女子感激不盡。」

「人生高高低低，本是尋常之事。」靳雪鴻微勾起唇。「在下相信向家終能東山再起。」

「多謝少東家貴言。」

「向姑娘言重。」靳雪鴻真心誠意的道，「他日若有靳某或萬寶齋可及之事，還請向姑娘切莫客氣，儘管開口。」

「小女子在此先謝過少東家。」陸詩妍注視著他，眼底充滿了複雜的情緒及情感。未婚夫是如此正直寬厚的人，她說不出心裡有多麼的高興，可同時也忍不住歎吁感嘆，不管他再如何的好，她與他都已緣滅。

離開萬寶齋，陸詩妍神情落寞的坐在車上，不斷地想起靳雪鴻的種種。

費管家看著她，疑惑地問道：「小姐怎麼悶悶不樂？咱們賣了好價錢呢！」

她勉為其難的擠出一絲笑意。「是呀。」

「話說回來，那位少東家真是個好人。」費管家提起靳雪鴻，可是讚不絕口。

「嗯，他是個好人。」陸詩妍沒有情緒起伏的應道。

費管家藏不住歡喜。「這也多虧了小姐，要不是小姐眼尖，發現那瓷瓶年分不對，靳少東家也不會賣咱們這個大人情。」忽地，他想起一件事，困惑地搔搔頭。「不過說起那個人，我總覺得在哪裡見過他，可是就是想不起來……」

她瞥了他一眼，「哪個人？」

「就是拿瓷瓶去賣的那個人。」他說。

陸詩妍心裡只想著靳雪鴻的事，沒有心思多關心其他，只是淡淡地回道：「城裡就這些人來來去去，許是在哪裡見過吧。」

費管家皺著眉想了一下，還是沒有頭緒，於是放棄了。「或許是吧。」

回到家，費管家迫不及待的跟向老爺報告好消息。

得知萬寶齋以高於行情的價錢收下向家的物件，還讓他們帶回了現銀，向老爺鬆了一口氣，滿意地坐了下來，啜了一口茶。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」

「老爺，這都歸功於小姐。」費管家又道。

向老爺微頓，問道：「哦？怎麼說？」

費管家將在萬寶齋發生的事，鉅細靡遺地全交代了一遍。

向老爺聽完，略感疑惑地看著一旁的女兒。「閨女呀，妳什麼時候有這等好眼力？」

向家是開古董店的，女兒耳濡目染，自然是有一些鑑識的常識及能力，不過並不算突出，沒想到這次她竟給向家立了大功。

「老爺，小姐的能力連萬寶齋的朝奉都讚譽有加呢。」費管家興高采烈地道。

「是嗎？」向老爺笑視著她。「妳這會兒可給向家長臉了。」

陸詩妍一點都不覺得指出那只瓷瓶年分不對有什麼了不起的，只能說，那位見習朝奉康寧還未有獨當一面的能力。

這時，向夫人自後面出來，問道：「老爺，那事你跟麗平說了沒？」

陸詩妍正想問是什麼事，就聽到向老爺急著說道——

「對了，金老闆已經派人來商討收房的事了。」

「咦？」陸詩妍難掩驚疑。

「咱們已經收了聘金，過門是遲早的事。」向老爺續道：「金老闆的意思是，下月初七正式收房，過兩天他會派人送……」

「我不要。」未待向老爺說完，陸詩妍冷著臉悍然拒絕。

「麗平，妳在說什麼？」向夫人眉心一擰。「這事說好了，不能拒絕。」

「沒錯！」向老爺也有些激動。「我們已經收了金老闆的聘金，怎能說不嫁？」

陸詩妍目光一凝，「那就把聘金還給他。」

「哪還有什麼聘金？」向老爺一臉發愁。「都花得差不多了，怎麼還？」

「麗平，妳可別以為我跟妳爹在賣女兒，我們也是想……」

「娘，」陸詩妍打斷道：「他的年紀比爹還大些，您要我嫁給他？」

「這……」向夫人一臉慚愧。「我……我們也是逼不得已，畢竟在這節骨眼上，只有金老闆他……」

「爹、娘，」陸詩妍的態度極為堅定，甚至可以說有些強硬了。「聘金，我們可以慢慢還他。」

「還他？」向老爺忍不住搖頭。「麗平，妳別說這麼天真的話，金老闆可不是什麼善男信女。」

陸詩妍才不管這麼多，她早就打定主意了。「你們要讓我再自盡一次嗎？」

見她如此強硬，一副寧死不屈的模樣，向老爺跟向夫人感到焦急難安，不知所措。

「麗平，妳若是不嫁，我跟妳娘也活不了了。」向老爺沉重地道。

「不會的，爹。」陸詩妍自信滿滿地一笑。「天底下沒有過不去的關，咱們向家一定能東山再起的。」

是的，靳雪鴻相信向家能東山再起，而她也相信，她會代替向麗平守護這個家，振興這個家，不是用那種卑微的方式，不是靠出賣靈魂跟身體。

看她一副胸有成竹的自信模樣，向家夫婦倆再度互視一眼，神情徬徨無奈。

大清早的，向家庫房裡頭便傳來聲響，陸詩妍趕去一探究竟，就見向老爺因為一時情緒激動，正發了瘋似的狂砸堆滿庫房的那些高級贗品。

「爹！爹！」她衝上前拉住他。「您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向老爺一臉懊惱，用力捶打自己的胸口。「爹沒用，都怪爹！」

「爹，別這樣。」陸詩妍用力拉住他的手，語氣強硬地道：「就算你把自己捶死了，也於事無補。」

光是在這兒捶胸頓足解決不了問題，遇到事情，就面對它、解決它，這是父親從小教給她的道理。

其實她想，向老爺做出這種不理性的行為，應也是想軟硬兼施的逼迫她答應嫁給金老闆，不過她識破了他的心思，不會上鉤。

「爹，如果您要繼續做傻事，我不攔你。」她鬆開手，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態度，「但我告訴您，我是絕對不會嫁給金老闆的。」

向老爺見此計無效，頹喪地癱坐在地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唉，都怪我一時貪心，未加詳查……」他看著那些無用的贗品，眼角閃著懊惱的淚光。

陸詩妍拾起一個破損的瓷瓶，細細的端詳一番，平靜地道：「爹，這些贗品做得很好，您一時失察亦情有可原。」

向老爺又沉沉一嘆。「這些東西全是垃圾，一文不值。」

「怎會一文不值呢？」她又拿起一只完整的器皿，細細地看著。

「全是假的。」向老爺氣惱地低吼。

「以古董論，它們是假的。」陸詩妍唇角一勾。「但以器皿論，它們都是好的。」聞言，向老爺頓了一下，有些反應不過來。「麗平，妳說什麼？」

「爹，贗品也是能賣錢的，你若要將它們當古董賣，那當然是一文不值，但若是當尋常器皿物件出售，它們可都不差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只要我們不騙人，明說是贗品，在市集上還是能賣到合理的價錢。」

向老爺恍然大悟，條地站起身，又來了精神了。「可不是，我、我怎麼就沒想到？」陸詩妍一笑。「爹，我會把這些東西整理分類，明兒就運到市集上出售，一定賣得掉的。」

話才說完，費管家便急急忙忙跑了過來，大聲喊道：「小姐！小姐！」

她邊整理手邊的器皿，邊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費管家衝進來，見向老爺也在，先是一愣，然後急忙說道：「我想起在萬寶齋看到的那個人是誰了！」

陸詩妍不覺得這是什麼不得了的事，只淡淡地問道：「誰？」

「就是當初帶著這批古董登門兜售的那夥人的其中一個啊！」費管家急切地回道。

聞言，陸詩妍跟向老爺驚疑的互看一眼。

「老費，你是說真的？沒看走眼？」向老爺激動的抓著他問。

「絕對沒錯，就是他們之中的一人。」費管家非常篤定。

陸詩妍沉吟片刻，神情嚴肅地道：「看來那些騙子還在城裡繼續行騙……」

「一點都沒錯，真是太可惡了！」費管家難掩氣憤。

「爹，如果他們還在城裡，或是往返於附近幾個城鎮行騙，就一定有機會逮到他們。」她目光一凝。「我們得立刻報官。」

「當然！」向老爺同樣義憤填膺。「老費，你快去衙門一趟！」

「好的，老爺。」費管家答應一聲，轉身便邁開步子。

但不知是急了還是老了，一個轉身，費管家便閃了腰，疼得他打不直腰桿。

「費管家，你沒事吧？」陸詩妍急忙上前扶著他，關心的問道。

費管家露出歉疚的表情。「小姐，老奴的腰……閃了。」

「嘖！」向老爺懊惱地道，「怎麼挑這時間閃了腰？」

陸詩妍想也不想地道：「爹，我去吧！事不宜遲，要是這幫人離開景安，那可糟了，我親自跑一趟，也可順便將在萬寶齋發生的事稟報官老爺。」

向老爺看著閃了腰的費管家，再看看女兒，只能無奈的點了點頭。「也好，妳速去速回。」

第 2 章

陸詩妍急急忙忙的前往府衙報官，好將那群騙子繩之以法，免得再有人受騙上當。

欲穿過繡花巷，突然有兩個人從隱密處竄出，嚇了她一跳。

那是兩個陌生的男人，四隻眼睛陰沉沉地看著她，直覺告訴她，來者絕非善類。她本能地轉身想從另一頭離開，可一轉身便見身後也有一人，正是那天在萬寶齋要典當瓷瓶，卻被她拆穿的男子。

她心頭一驚，暗叫不妙。

「臭丫頭，我說過會找妳算帳的！」那男人哼了一聲，陰惻惻地笑著。

「你們這些騙子！」她氣憤地瞪著他們。「就是你們騙我爹買下贗品跟次級品，害得向氏古董店關門卸匾。」

「那是妳爹自己貪心，怪得了誰？」另一個男子嘲諷道：「我原本只想賣他十幾樣，是他自己說要全部收購的。」

「不管十幾樣還是全部，總之你們是騙子！」陸詩妍氣怒難平。「要不是你們，向家不會破產！」

雖然她還無法完全接受自己成了向家人，但是無論她身分為何都無法接受這種不公不義之事。

「那是妳家的事，但現在……咱們要處理的是妳的事。」三名男子步步進逼。「妳已經識破了我們的身分，留妳不得。」

她的心陡地一驚，他們想殺人滅口？她還要再死一次嗎？

不行不行，如今她附在向麗平身上，向麗平死就等於她死，好不容易有了重生的機會，她絕不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去。

想著，她邁開步子想衝過他們的包圍，可她一介弱女子，哪裡是他們的對手，下一瞬就被他們擒住了。

「放開我！」她拚命的掙扎大叫。

「快把她解決了！」有人喊道。

這時，其中一人拔出一柄短刀對著她，那亮晃晃的刀身在她眼前閃耀著，教她心裡一寒。

「妳乖點，我就讓妳一刀痛快。」男子陰狠地說。

「不！救命！」陸詩妍放聲大叫，希望有人能聞聲前來，那麼至少她能有一絲逃過死劫的機會。

「快殺了她！」去萬寶齋行騙的男人說。

持刀的男人目光一凝，高舉起手，就要往她身上捅去。

陸詩妍雙手抱著頭，閉眼尖叫，「啊——」

突然，耳邊一陣疾風掠過，隨即她聽見刀子落地的聲音，她驚懼地緩緩睜開眼睛，就見眼前有個身形高大的男人背對著她。

「退後！」高大男人低喊一聲，便躍向前去，以一對三的跟對方打了起來。

陸詩妍退後幾步，驚慌狐疑地看著眼前這一幕，在他們四人打成一團的時候，她注意到現身解救她的，正是她的未婚夫靳雪鴻。

不，如今的她是向麗平，他已不是她的未婚夫了。

靳雪鴻的拳腳功夫了得，不一會兒便擒住了那天在萬寶齋行騙不成的男子，另外

兩名男子見狀，竟扔下同夥，自顧自的逃走。

「放……啊！」男子想掙扎，卻讓靳雪鴻猛地踩在腳下，疼得哇哇叫，「放開……唉呀，疼！」

靳雪鴻濃眉一擰，冷冷地道：「別人受騙上當，失去一切，難道不更疼？」說完，他轉頭望向站在一旁嚇得兩眼發直的女子。「向姑娘，妳沒事吧？」

她回過神來，搖了搖頭。「我、我沒事……」

這時，萬寶齋的夥計跟靳雪鴻的隨從氣喘吁吁地趕到。「少東家，他……」

「把他押住。」靳雪鴻一聲命令，兩名夥計立刻趨前將男子押住。

「少東家，這人是……」

「他是騙子集團的其中一員，先將他押到衙門，我隨後就到。」靳雪鴻吩咐道。

「是！」夥計跟隨從聽令，一左一右地箝住騙子，先行前往衙門。

靳雪鴻旋過身，打量著眼前人，憂急之情溢於言表，還是不放心的又問了一次，「向姑娘，那些人沒傷了妳吧？」

陸詩妍搖搖頭。「沒有，只是……只是我……」

也許是知曉已經安全無虞，她失去力氣，整個人軟綿綿地癱軟在地。

見狀，靳雪鴻急忙一把拉起她。「向姑娘……」

她望著他，眼眶裡閃動著餘悸猶存的淚光。「我、我以為會死……」

他安撫地笑，「已經沒事了。」

她望著他那溫柔堅定的眸子，稍稍回神。「少東家為何會在此出現？」

「其實我正要到府上拜訪。」他說。

「咦？」她疑惑地看著他。「到我家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不疾不徐地道：「前兩天那騙子在萬寶齋被妳識破後，我想起不久前聽聞有一票來自京城的騙子集團，拿著以假亂真的古董到處兜售誑騙，於是立刻派人追蹤監視他，果然發現他們一行數人，行跡可疑……」

「沒錯，我爹便是上了他們的當，才會買下那批贗品，毀了店譽。」她難掩氣憤。

「我正要前往衙門揭發他們的惡行。」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靳雪鴻一笑。「我也是因為擔心他那天遭妳識破，或許會懷恨在心、對妳不利，才打算前往府上提醒妳一番，沒想到就在隔壁巷子聽見妳的呼救聲……」

知道他竟如此關心著她的安危，她心頭一暖。

他真是個好人，她爹給她訂的這門親，挑的這個人，果然是萬中選一，絕無僅有的，只是如今的她已注定與他無緣。

唉，事情都發展至此，她懊惱也沒用，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

「那麼向姑娘……」他溫文有禮地道：「陸某就陪姑娘走一趟衙門吧！」

「嗯，有勞少東家了。」

「請。」他唇角勾起，微微一笑。

由於靳雪鴻的協助，衙門順利的逮到來自京城的騙子集團，並還給向家清白。只不過向家向騙子買了贗品是事實，把贗品當真貨賣給客人也是事實，縱使官府還給他們清白，破產已是無法挽回的事實。

事已至此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快「開源」。

於是，陸詩妍將贗品做了一番整理，分為日用品及擺飾，以做販售。

對於她一個姑娘家要到市集上拋頭露面的做買賣這件事，向夫人是無法接受的。

「咱們向家從前可也是有頭有面的人家，妳一個閨女怎能上街去拋頭露臉，吆喝賣貨呢？」

「娘，向家如今是什麼景況，還能跟往昔相比嗎？」陸詩妍嘆了口氣。「再說，上街賣貨又不是做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，不都是為了生活、為了三餐？在那街上討生活的閨女可多著去了。」

「可妳不同，妳是向家女兒。」

「娘，」陸詩妍的嗓音軟軟的，但語意堅定、心意不容改變。「我已經決定了，您等著，我會掙錢回來的。」

向夫人眼見勸不動女兒，只好轉向丈夫。「老爺，你可說說話呀！」

向老爺眉心一皺，語氣相當無奈，「我勸得了她嗎？」

女兒從小被嬌慣著、富養著，性子可拗得很，一直以來都是她想怎樣就怎樣，任誰都攔不了她的，要不是這性子，她會一個不願意就把自己掛到橫梁上嗎？

不過話說回來，他總覺得女兒自從救回來之後，好像變得不一樣了，若是從前的她，肯定會覺得到市集上兜售叫賣是丟臉羞恥的事兒，可現在她卻毫不在意的說要上大街上賣貨。

她的性子還是一樣硬，但卻不是蠻不講理的任性，而是選定了一條路便勇往直前的那種剛強、堅韌。

「爹、娘，等著吧！」陸詩妍燦爛一笑。「女兒一定能掙到銀兩的。」

於是，她自己將那些贗品一件件的搬上推車，趕著驢子上街去了。

來到熱鬧的大街上，陸詩妍跟一家餅店商量過後，便在店家門口的側邊將車停下，開始叫賣，「來呀，來呀！各位公子小姐、大爺大娘，來看漂亮精緻的瓷器，樣樣便宜，出價就賣！」

她根本沒有在街上叫賣的經驗，也是學著別人的樣子喊，不過也許是因為她聲音不夠亮，喊了一會兒，也沒見人靠過來瞧瞧。

於是，她試著更大聲地吆喝，「來呀，各位公子小姐、大爺大娘，快來看看我的瓷器，都是漂亮精緻的東西，錯過不再！快來瞧瞧呀！出價就賣，出價就賣！」這時，一對不知是母女還是婆媳身分的婦女走了過來。

「大娘、姑娘，瞧瞧不用錢，儘管拿起來看看，都是好東西。」陸詩妍努力的招呼著。

兩名婦人分別拿起看上眼的器皿，左瞧右瞧，東摸西摸。

「大娘，這盤是仿照官窯所出，尋常只在文武官員的府裡才能看見，您若買了，便能跟那些大官們用同一只盤吃飯了。」陸詩妍介紹道。

「這……怎麼賣？」大娘問道。

陸詩妍想了一下，爽快地道：「這樣好了，這是大娘跟我買的第一只盤，妳出個喜歡的價錢，我就賣，但妳得再多挑兩個，如何？」

大娘跟一旁的姑娘相視一眼，頗為心動。

「娘，這些盤碗鉢皿都不錯，花樣又很精細。」姑娘說道。

「姑娘好眼力，真的都是好東西。」陸詩妍見兩人有了興趣，立刻乘勝追擊，「大娘，這樣好了，您挑五樣，不管大小，全部算您三兩。」

大娘一聽，眼睛更亮了。「當真？」

「當真。」陸詩妍堅定地道。

大娘跟姑娘撿到便宜，一臉開心，立刻交頭接耳的商量著要選哪五樣。

攤子上有人，很快的其他人便也圍了過來。

大娘跟姑娘興高采烈地跟其他人說「這攤東西好，又便宜」，馬上讓眾人都來了興趣，忙著挑選器皿，一會兒這邊問盤子多少錢，一會兒那邊問杯子能不能湊一對，詢價熱絡得讓陸詩妍險些應付不過來。

不一會兒，她已經賣掉二十幾樣大大小小的物件，賺了二十兩。

第一次擺攤就有收益，讓她信心大增。她想，日後就算不賣昂貴的古董，也能賣這些尋常用品掙錢。

突然，眾人身後傳來聲音——

「唉唷，這不是向家小姐嗎？」

聽見陌生的男人嗓音，陸詩妍愣了一下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一個穿著錦衣華服，戴著綴有珠寶的小帽，約莫五、六十歲的男人蹭開了那些客人，走近了她的推車。她一臉疑惑的看著他。「大爺，您是……」

「大爺？」男人先是一怔，然後看著身邊的隨從。「她叫我大爺？我都快是她的老爺了。」說完，他哈哈大笑，帶著幾分猖狂。

一聽，陸詩妍馬上反應過來，想來這個男人就是金老闆了。

「我說向家小姐，妳這是在做什麼？」金老闆臉上帶著令人不舒服的笑意，兩隻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著她。「妳都是快進我金家大門的人了，怎能在這兒拋頭露面的？」

「金老闆，」她神情嚴肅地道：「我已經請爹娘回覆，我不打算進金家大門做小。」金老闆一聽，眉梢一挑。「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」

「我清楚得很。」她淡定地回道。

「你們向家已經收了我的聘金，妳現在說不嫁？」金老闆故意大聲地道：「瞧，向家先是賣假貨，現在又想騙聘金！」

陸詩妍眉心一擰，嚴正地糾正道：「金老闆，官府已經逮到騙子，證明向家也是受害者，而且向家也沒有騙聘金的意圖。」

「不是騙聘金，為何拿了聘金卻不過門？」金老闆咄咄逼人。

「當初向家落難，家父六神無主，才會答應金老闆的條件。」她直視著他。「得知要嫁金老闆做小，我上吊求死卻不成，老天爺留我一命，我才決定振作起來，

好好活著。」

圍觀的人聽著，議論紛紛。

「金老闆，我聽聞你的孫女都已經十五歲了，我也不過虛長她兩、三歲，你何苦糟蹋一個可以當你孫女的黃花閨女呢？」

此話一出，金老闆老臉掛不住，氣得滿臉漲紅。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請金老闆高抬貴手吧！」陸詩妍欠身，雖是請求，態度卻十分強硬。「我會按月歸還聘金的。」

「按月？」金老闆惱羞成怒。「一百八十兩的聘金，我要妳立刻還來！」

「金老闆，你這是強人所難，以向家目前的狀況，根本無法一次還清。」

「那是妳家的事！」金老闆在大街上吼道：「要是妳不立刻還清一百八十兩，我明兒就抬轎拉人！」

陸詩妍又氣又無奈，她哪來的一百八十兩還他？他分明就是知道向家無法一次還清，才會開出這種條件刁難。

但是向家收了一百八十兩的聘金是事實，她又不能賴帳。

思忖著，她不禁發愁，陷入了沉默。

見她一副無計可施的表情，金老闆得意地道：「怎麼，還不出來對吧？妳還是乖乖的嫁給我做小吧！」

「我給。」突然，一道低沉的嗓音傳了過來。

所有人一驚，包括陸詩妍，全都循著聲音望去，只見身形高挑、玉樹臨風的靳雪鴻步履穩健地走了過來。

她驚疑地望著他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靳雪鴻對她一笑，像是在說「一切交給我」，接著他轉過身，看向囂張跋扈的金老闆。「金老闆，在下萬寶齋靳雪鴻。」

金老闆哪裡不知道他是誰，來自淮城的鉅賈靳家在景安城開店之事，早在半年前就傳遍大街小巷，且萬寶齋自開業以來日進斗金，更是眾所周知，他驚訝的是，靳雪鴻為何要干涉此事？靳雪鴻跟向家什麼關係，為何要替向家出頭？

「金老闆，不管向家拿了妳多少聘金，我還。」靳雪鴻豪氣地說。

此話一出，所有人都忍不住驚呼。

「你、你……」金老闆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只能瞪大著眼睛。

靳雪鴻轉頭問身旁的女子，「向姑娘，向家收了多少聘金？」

陸詩妍呆了，沒有回應。

倒是圍觀的客人有幾人異口同聲地道：「一百八十兩！」

靳雪鴻聽了，淡淡一笑。「金老闆，稍後我便派人將兩百兩送至金府，二十兩算是一點利息補償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金老闆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眼底雖有著懊惱及愠怒，卻無法對靳雪鴻發作。

靳家雖發跡淮城，但與京城的關係十分密切，當今皇上落難時，是靳家暗中資助，才得以東山再起，坐上今天的大位，也因此，如今的靳家是最大的皇商，亦是皇

商頭領，要說他們能呼風喚雨，那可是一點都不為過。

若今天出頭的是別人，他自然沒這麼容易就放過向家，然而靳雪鴻不是尋常商人，金家雖是一城之霸，可也惹不起。

「哼！」金老闆不甘心的哼了一聲，悻悻然拂袖而去。

靳雪鴻等著陸詩妍打發完買東西的客人並收拾好攤子後，才上前與她說話，「生意好像不錯。」

她疑惑地看著他。「少東家，你真要幫我墊那筆聘金？」

「是呀。」他溫和一笑。「稍後我便讓人把錢送去，向姑娘再也不必擔心金老闆騷擾威逼了。」

她心裡十分困惑，他為何要幫她？

那天在萬寶齋，他高價收下向家的物件，之後又在她遭受惡人攻擊時，及時出面解救她，而今天，他還要代墊一百八十兩……

他們非親非故，他為何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幫她？

「少東家，那兩百兩，我……我無法在短時間內還你。」她說。

「哪來的兩百兩？不是一百八十兩嗎？」他問。

「可你說要給金老闆兩百兩……」

「那是我自己願意多給的，與妳無關，兩百兩是我自己的錢，不是店裡的，妳什麼時候還、怎麼還，都隨妳方便，不必擔心。」

陸詩妍感激地瞅著他。「少東家對我的恩情，我沒齒難忘，來日必當圖報。」

「向姑娘言重了。」他輕鬆一笑。

「少東家，你……你為什麼要幫我？」她怯怯地問，不敢直視他。

她實在想不到任何一個他會如此幫她的合理解釋，他是個生意人，做任何的事情總有理由、總要有目的，可幫助她，卻是一點回饋或收穫都沒有，簡直可說是穩賠不賺。

既然如此，他為什麼要做這筆生意？在她身上或是在向家，他能得到什麼嗎？向家如今是個空殼子，還能有什麼東西可圖？

這麼一想，向家目前唯一有點價值的就是她了，難道他的目的是她？

想到這裡，她心頭一震，複雜的眸光下意識瞥向他。

像是看出了她的憂慮疑惑，靳雪鴻慎重地解釋道：「向姑娘放心，在下對向姑娘並無意圖。」

「咦？」陸詩妍先是一怔，然後尷尬地低垂下頭。

「在下只是對姑娘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，那感覺讓我無法對姑娘置之不理。」

聞言，她仍舊感到困惑不解。

靳雪鴻也有些不好意思，為了不讓她有所誤會，他試著解釋，「我與姑娘素昧平生，可不知為何，初見姑娘便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……」他蹙眉苦笑。「見姑娘需要幫助，在下無法視而不見。」

難道他察覺了什麼？

她是跟他見過面，但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他對她還有印象嗎？再說，向麗平跟陸詩妍長得一點都不像，他又如何對她有似曾相識之感？

「少東家說的似曾相識是……」

「說不上來。」他神情認真地道：「不是長相，而是一種感覺……實不相瞞，在下已有婚配，且婚期已近。」

聞言，她確定他還不知道自己「已經過世」，他說他對她沒有任何意圖，還說自己已有婚約，那表示他是把他與自己的婚事擺在心上的。

為此，她感到慶幸，但又不免惆悵，不用多久，陸詩妍過世的消息應該就會傳到這兒來，他知道了會如何？

「總之，請向姑娘放心，在下絕無不軌意圖。」靳雪鴻鄭重重申。

「我並非認為少東家對我有意圖，只是非親非故的，卻接受你這樣的幫助，心裡實在過意不去。」

「向姑娘切莫放在心上，要不，向姑娘就當是在下惜才好了。」

陸詩妍微頓，「惜才？」

「是的。」靳雪鴻點頭一笑。「在下其實有件事想跟向姑娘商量。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向姑娘在市集上叫賣，實在是大材小用了。」他目光一凝，注視著她。迎上他的眸光，她心頭一撼。

「那日在萬寶齋見識了向姑娘的鑑定長才，真是讚佩不已。」他衷心讚美道：「向姑娘年紀輕輕，卻擁有如此才能，在下自嘆不如。」

「過獎了。」她謙遜地回道。

「萬寶齋開門迎客，什麼樣的客人都有，當然也有不少女客，我想聘請向姑娘到萬寶齋擔任朝奉一職，專責接待女客，不知向姑娘意下如何？」

陸詩妍一聽，登時瞪大了眼睛，立即將剛才的惆悵拋於腦後。

他要聘請她到萬寶齋當朝奉？她沒聽錯吧？若他是認真的，她可是求之不得呀！不說這圓了她還是陸詩妍時無法完成的夢想，就說現在吧，要是她能去萬寶齋做事，一定對向家有所幫助，她可以在萬寶齋累積經驗、實力及人脈，幸運的話還能累積金脈呢！

「少東家，你是認真的嗎？」

靳雪鴻揚起眉，「我像是在騙人？」

「不不不，一點都不像，只是……」她喜出望外。「我真沒想到你會想聘請我到萬寶齋做事。」

「萬寶齋需要人才，而向姑娘正好是個人才，讓妳在街邊叫賣雜貨，那真是埋沒妳了，至於月例，我想就……」

「好！」不等他說完，她便一口答應，「我去！」

這下子反倒換靳雪鴻愣住了。「我還沒開價，妳不先考慮一下？」

陸詩妍搖搖頭。「不管多少月例，我都去。」

看她興致勃勃，兩眼發亮的樣子，他深深一笑。

「少東家這是圓了我多年的夢想。」她說。

聞言，靳雪鴻疑惑地反問：「多年的夢想？」

「嗯！」她用力點頭。「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從事古董鑑別的工作，但我爹不准……」

她這兒指的爹不是向家老爺，而是她的父親陸忠賢。

她爹說鑑識古董只能是興趣，用來打發時間的，不是讓她拿來過日子的，她這輩子要做的事只有一樣，就是好好當個在家從父、出嫁從夫、夫死從子的女人，父親總是這麼說——

妍兒，妳將來是要嫁進靳家的，妳只要好好當一個少奶奶，學習成為一個當家主母便行，其餘的都不要想。

她能前往景安城收購向家的古董，也是跟父親央求了半天，靠著她繼母的幫忙及勸說，才終於說服父親的。

這麼一想，她又覺得當時她該乖乖聽父親的話，要不是要來景安城，她也不會發生意外……不過事情都已經發生了，她再怎麼懊悔也於事無補，還不如想辦法把新的人生過好。

「向家就是做古董買賣的，令尊為何不准妳做鑑定的工作？」靳雪鴻感到不解。

「有女繼承衣鉢，傳承家業，令尊理當感到慶幸及歡喜，不是嗎？」

陸詩妍幽幽一嘆，回道：「我爹是個古板的人，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只要將來嫁個好人家，在家相夫教子便行。」她沒辦法向他老實說，不過這樣的回答也不算騙他了。

他沉默了一下，回道：「老人家的想法確實是如此的，不過在下認為女子的才能不輸男子，若有長才，就得使其有一展長才的機會。」

聞言，她難掩驚喜。「少東家真這麼想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陸詩妍思忖了一下，試探地問道：「那麼……如果你的妻子有這樣的才能，你願意讓她拋頭露面的從事這項工作嗎？」

「她若有此長才，我絕不埋沒。」靳雪鴻篤定地回道，「那麼……向姑娘何時可以上工？」

「隨時都行。」她說。

他頷首微笑。「那就明日，如何？」

她立即點頭如搗蒜。「還請多多指教了。」